



催 問 誰 槍

貳

慕容无言 著
剑网3项目组

催枪问谁·贰

慕容无言，剑网3项目组 著

本小说改编自《剑侠情缘网络版叁》网络游戏。

版权归西山居所有，未经西山居授权，任何人不得自行或授权任何第三方对本产品进行修改、制作、销售、复制、伪造等或任何其他类似行为。西山居保留所有对任何侵权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催枪问谁·贰 / 慕容无言，剑网3项目组著. —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18.4

ISBN 978-7-5133-2443-4

I. ①催… II. ①慕… ②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8）第046728号

催枪问谁·贰

慕容无言，剑网3项目组著

策划编辑：陈 曦

责任编辑：汪 欣

责任印制：李珊珊

装帧设计：阿 鬼

出版发行：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：马汝军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：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：010-88310888

传 真：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：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：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开 本：91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：7.5

字 数：120千字

版 次：2018年4月第一版 2018年4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33-2443-4

定 价：42.00元

版权专有，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序

西山居副总裁、《剑侠情缘网络版叁》制作人 郭炜炜

我一直觉得出版《剑网3》官方小说是一种奢求，这几乎已经是多年的执念了。

今梦想成真，幸甚幸甚。

在开始做《剑网3》的时候，我便踏上了一条寻“侠”的漫漫长路，也没有想到这一路走来就是十二载。

最早进入游戏行业时就发现网络游戏中的剧情并不简单，因为在网游中根本没有主角这个概念！以前喜欢的武侠小说也好，电视剧也好，单机游戏也好，都是以具体故事形式展现给观众，让读者与主角感同身受，全部情感也都寄托在主角身上，通过曲折的故事线和情感交错让人对整个江湖浮想联翩。但主角叙事的方式却无法带入到网游世界里，因为在这个武侠世界中，玩家成千上万，没有谁是真正的主角，没有绝对的你

错我对，甚至没有小说中那么分明的善恶。也许“侠”是种很微小的体验，对于网络游戏中的每个玩家而言，“侠”都是不同的。在网游里的武侠是去体验设计好的故事呢，还是和别的玩家一起去创造自己的故事呢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这两种方式哪种更迷人，我也相信各有各的独特与精彩。

但很多时候，网络游戏更加注重的是玩家间的互动，这导致大家都忽略了游戏本身如何让玩家去了解这个武侠世界的“扮演规则”！在初期创建《剑网3》这个江湖的时候，我们推出了很多不同的势力（这些势力有的变成了门派），也是因为这些势力让游戏世界的武侠元素逐渐丰富起来。创建这些江湖势力时，最有趣的部分就是挖掘这些势力和对应人物的信仰。可以说就是由这些势力和人物的信仰组成了《剑网3》江湖基础的骨骼经脉。

在过去几年中，我在面试新人设计师时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：“你觉得超人和我们中国武侠中的大侠有什么不同？”其实这个问题问的是对东西方“英雄”文化差异的解读，没有标准答案。但作为华人，我们能清楚地分辨出这个是武侠，而那个是超人，无论在影视、小说还是游戏作品中，因为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点滴，被深藏在我们心底。

天策的金戈铁马，铁骨铮铮；

少林的古案青灯，舍身入世；

丐帮的幕天席地，逍遥坦荡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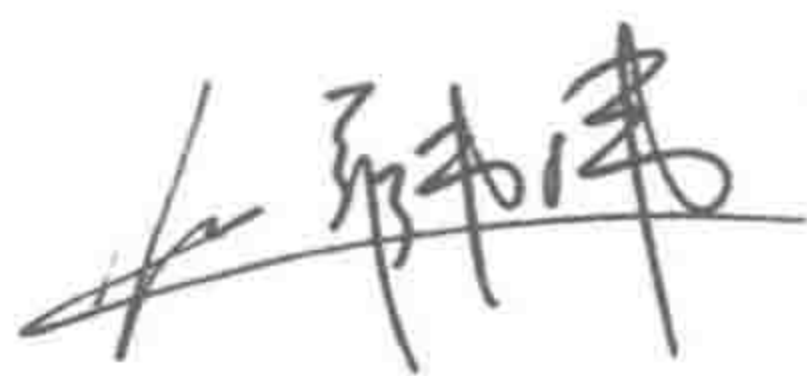
长歌的剑胆琴心，相知莫问；

.....

这十二年来寻侠的路上并不孤单。我能和大家一起创建《剑网3》江湖和其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与故事，完全得益于中华海纳百川的文化和源远流长的历史，这些才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。

我希望通过《剑网3》系列人物传记小说的出版，能对这个江湖中的部分角色诠释一二，也希望能有更多极具才华的玩家参与其中，一起构建这个几乎永无止境的武侠世界！

武侠是个广阔的永恒话题，任何一部作品都难免以偏概全去探其本质。但我希望玩家也好，读者也罢，都能在《剑网3》的世界中找到一处属于自己的江湖——因为这江湖早已流淌在我们血脉之中！

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reading '郭爽' (Guo Shuang), with a stylized flourish extending from the left.

引 子

这世间，有人纯洁如羽，有人肮脏如鼠。

可这两类人偏偏共生在一片天地之中。

长安城最高处，不是大明宫的城墙角楼，也不是皇城太极宫的屋脊，而是西市以南怀远坊里，大云经寺的十层浮屠砖塔。

夜色中，自塔顶俯望去，长安城一百零八坊灯火璀璨，漫无边际；一城繁华在漫天星斗衬映之下，犹如天宫仙境。重重楼阁之外，隐隐传来商贩的叫卖声、梵音唱诵声和马蹄踏过青石街面的清脆声。街角，几个顽童悄悄点起孔明灯，望着渐渐高飞的灯火，拍着手欢欣雀跃，引得坊间武侯们大声呵斥。精致的马车驶过长街，前往曲江池，车窗上的罩帘掀开着，厢内的女眷们手指着街边店铺，悄声谈笑。

叶未晓从高塔的窗台上伸腿落地，他先伸了一个懒腰，活动下筋骨，拎起猫儿抱在怀里，转身从塔顶顺楼梯而下，一口

气连下十层迈出塔门，沿着甬路直奔后殿。跨进殿门，他扭腰跃上供桌，盘膝坐了，笑嘻嘻低头看向下面。供桌前的地上，早跪了四个被捆成粽子般的男人，另有十几个年轻后生或抱胸或叉腰地围站在外面。

叶未晓一边抚着猫儿，一边问道：“赵雀儿，杀人者就是他们四个？”

人群中走出一个裸着右臂，在肩头刺了一只花雀的同龄少年。“叶哥儿，就是这四个畜生，他们原本与同乡一共五人，结伴从老家出来，到长安城干泥瓦活。这四人嫌干活挣钱太慢，就心生奸诈串通一气，在平日干活的地方将那同乡骗到高处，打晕后再推下摔死，然后挟尸向雇主勒索钱财。钱财到手后，这四个人就藏匿起来，全部私分了！”

叶未晓先是愣了愣，继而摇头道：“真狠呢！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你们也真下得去手？”

四人跪在地上，叩头如捣蒜，口称再也不敢了，求叶哥给一条生路。

“唉，我饶过你，老天可会饶你？”叶未晓把猫儿从怀里拎出来放在一边，跃下供桌蹲到四人近前，伸手捏起跪在最左边的人的下巴，笑问道：“你哪只手推的人？”

早有围在旁边的年轻后生上前，将此人右手按在身前地上，这人挣扎不过，只能一迭声地求饶。叶未晓摇摇头道：“你早知如此，又何必当初呢。”他伸手接过旁人递来的铁锤，先在这人的拇指上比画一下，笑道：“忍住啊，一……”接着铁锤高举用力砸下。这一击，将佛像前铺地的青砖当作砧板，那人拇指被砸得血肉横飞，贴在地上犹如一颗被踩烂的果子。

十指连心，被砸之人事先被勒住脖子，无法哀号出声，只见他鼻涕眼泪一齐淌在脸上，全身疼得抖作一团，被按在地上的另一只手的手指弯曲，指甲在青砖上抠出数道白印。

叶未晓面色如常，将铁锤在他右手食指上比画了一下，轻声道：“二……”

竟是一连五锤，将那人右手的五根手指尽数砸废了。

五锤过后，这人的右手已成一摊肉泥，身上衣衫尽被冷汗湿透，整个人蜷成一团，疼昏在地上。

叶未晓蹲在地上横着挪了两步，移到第二人面前，笑问道：“哪只手推的？”

第一个人的惨象就发生在他身边，近在咫尺，这人见叶未晓挪过来，吓得连连摇头，抖得全身酥麻软作一团，根本说不出话来，裤裆里早已尿尿齐流湿了一大片。待他挣扎着想要尖叫救命，脖子早被背后人勒住，叶未晓手举铁锤瞄准，淡淡道：“一……”

就在连连惨号与求饶声中，剩余十五根手指被一一砸碎。叶未晓这才将铁锤一扔，回身跃上供桌。“你们四个……知道自己错了吗？”

这四人眼下哪还有说话的力气，更没有回答的胆量，只趴在地上，在抽搐中连连点头。

“你们还是不知道。”叶未晓叹了口气，又重将猫儿抱在怀里，腾出手来指指这四人，缓缓道：“你们害死的又不是我丈人，与我何干？你们就是把那个摔死的倒霉蛋剁成肉饼，我也管不着你们。可是你们勒索来的钱财呢？钱呢！居然全都自己私藏，不孝敬两成上来……你们眼里还有规矩吗？你们还有畏

惧之心吗！”

叶未晓再伸手指指自己背后的佛像。“你们是把叶哥我当成庙里的泥胎，做个摆设吗？”

话到此处，叶未晓脸上才显出怒意，他挥挥手说：“想要在长安城里站住脚，最重要的是重诺守信，言出必行。所以全长安城的人都知道我叶哥说到做到，我说废手就废手，我说废命就废命。敢不守我的规矩，有八百种办法等着收拾你呢！把这几块料扔出去给人看，这就是不听我说话的下场！”

众人哄然应诺，将这四人架了出去。赵雀儿吩咐道：“你们几个打水去，把地面洗干净，不要在神佛面前留血迹，这样不恭敬。”

叶未晓叉腰长出了一口气，弯腰从供桌西面摸出个包袱来，将身上的青色半臂脱了，抖开一件浅色袍衫套在身上，又戴上深色幞头。月光下露出来他肩头的文身，却乃两行小字：生不惧京兆尹，死不惧阎罗王。

看他急匆匆换了衣服出门，赵雀儿无奈摇头，旁边有人问及，他笑道：“叶哥儿这是被袄祠里一个女人给迷住了。可是我看，他未必能拿得下人家。”

第一章

杨宁与阿史德向奔都是第一次来长安，所以刘梦阳就稍稍绕了些路，先将他们带到城东北角的通化门外，指引二人从此门入城。从通化门入城就是东市，吃住方便，距离他们要去的平康坊宰相府也近很多。刘梦阳先回重阳宫拜见师父纯阳真人，约定两天后在东市的青轩酒楼相见。

两人与刘梦阳别过，在城门外收拾了衣装，各自将携带的过所文书翻找出来，递给守门官吏查验。杨宁的过所上记载简单，上写有广武县候补捕快壹名，姓杨名宁，身高七尺、面黑身瘦，身携长枪壹杆，一路上各城关的公验戳记齐全。城门吏验过之后，便盖上“验讫”的戳记放行，却伸手将后面的阿史德向奔拦住，问道：“且慢，你这过所文书上写着十一人呢，怎得只你一个？”

这话问得阿史德向奔心中苦闷，却又不能解释，这些袍泽都已在一路上阵亡，那样麻烦就大了。他只好点点头赔笑说：“

我那些兄弟都是粗人，我怕他们进得城来惹祸，就将他们安置在城外农家里了。”

城门小吏虽然职低，可他们每天过手的行人成千上万，早就练出一副火眼金睛，三言两语间就看出其中必有隐情。戍边的军士都是在刀丛中打滚的汉子，有机会风餐露宿走上几百里来到长安，岂有不猴急着进城开眼界的，哪一个会老老实实待在农舍里等着？小吏又来回翻看几遍，可阿史德向奔的过所上，各城关隘口的公验齐全，也看不出伪造来，只好挥挥手放他进城，却在过所上悄悄印了一个“堪合”的戳记。

这戳记就是一个明显的警示，凡是过所上盖有此戳记的人，说明其身份尚有疑点。此人入城后，在宵禁、巡街遇到盘查时，不论是巡街的金吾卫，还是值守街坊的武侯，以及北衙的神策军，见到戳记都会对此人详加盘问、刻意留心。

阿史德向奔却不知情，连声谢过小吏，与杨宁一起进城。穿过长长的昏暗城门洞，眼前逐渐开朗起来，重重楼阁与熙攘人群扑入视野中，长安城非同凡响的宏伟与华丽，画卷般展现在两人眼前。路两旁楼阁林立、高低错落；长街上车水马龙、行人接踵摩肩；两旁不但有提篮携物的本地人，更有不少高鼻黄须的外域人。沿街两侧酒旗、招牌、布幌比比皆是，路边还有摆摊挑担的各路商贩售卖百货，更有青驴、马车、骆驼、小轿各种乘具间杂其间。这般繁华市井相，杨宁与阿史德向奔此前在别处州郡从未领略过，一时间不免有大开眼界之感。两个少年自相遇后，一路上屡经艰险、饥餐露宿，几番在生死间搏杀，至此终于进得长安城。此刻两人各自长舒一口气，互相一望，心内都是百感交杂。

转过大路，远远听见有人喝彩，两人循声望去，只见是一间沿街的酒肆，门口围了不少人，店家还特意用竹竿挑了“白米浊酒新启”字样的布幡在外。显然是店主新酿的一批白醪开坛启封，正在拉拢各路酒客进店。酒肆内早就人头攒动，客人满屋，彼此间呼朋唤友推杯换盏，好不热闹。当垆之人是位美貌胡姬，她个子高挑，腰系长裙，身裹轻纱，将曼妙身材一展无余，嫩白高耸的酥胸上，两粒玛瑙珠清晰可见。这胡姬眼光流转，眉目间风情万种，将纤腰扭动得犹如蒲柳，正手持酒壶在桌间穿梭筛酒，与人调笑打诨。

杨宁眼望屋内的美胡姬，痴痴呆立在街边，店家出来招呼他进店，连劝几声，他都没有发觉。此刻，杨宁眼里只有这胡姬曼舞、轻纱飞扬，只觉身边万种喧哗皆安静，耳中只听见柳家女的声音欢喜道：“听说长安城有一百零八坊，听说长安城里的胡姬都美艳无双，我可真想去看看，就算只能远远地看上一眼，我这辈子都没遗憾了。”

人生一世，谁能无憾？只不过有的憾事能慢慢烟消云散，有的憾事却如丝如缕深勒在心里，纠缠入肉，每拨必疼。

这世上，真的有人会去替人实现愿望，哪怕是万水千山、百死一生，可这愿望实现后，又该如何交付斯人？

酒香人美，令阿史德向奔喉间吞咽吐沫，然而在边关一向无酒不欢的他，此刻却胸怀烦乱无心饮酒。他走出几步，回望见杨宁呆立不动，便转回身拉了一把杨宁，强自笑道：“杨兄弟饿了吧，我先请你吃汤饼去！”

两人就在旁边这家“祖传汤饼”幌子的饭铺下，拴好马匹。店小二热情招呼两人进门，先从肩头扯下布巾给两人擦了

凳子，又手脚麻利地翻过桌上茶碗倒上热茶，再问两人要吃些什么。阿史德向奔点头道：“肉汤与饼！要大碗肉汤！”

店小二笑道：“两位可真会选吃食，本店的肉汤可是老字号老手艺，各色肉汤是整个长安城里最全的。有羊肉、驴肉、鸡肉、鱼肉、猪肉，还有鹿肉，客官喜好哪一口儿？”

阿史德向奔一时难以选择，想了想问道：“那……饼可有？”

店小二得意地一拍胸脯应道：“咱家的饼，那在长安城里可都是有名的！有蒸饼、煎饼、馒头饼；胡饼、喘饼、薄夜饼；截饼、夹饼、水搜饼；烧饼、汤饼、石敖饼。您爱吃哪一口儿？”

这一连串的名称报完，阿史德向奔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地抬手抓了抓脑后，开始转动脑袋，向左右两边的桌子上张望窥探。他之前在河北诸镇，最多也就进出州城，按他的过往经验，想要解馋吃汤饼，不过是进店一坐，拍桌子高喊一声，店家就会从大锅里舀出一大勺酥肉浓汤，弓腰小步地捧上来，再端来一盘面饼，饼香肉美，吃得满嘴流油，好不痛快。他哪里想到，在长安城里吃个汤饼都要有这么多说法，关键是这店小二所说的，十有八九都是他从没听说过的名字，这让他如何点选？这杀伐果断的捉生将，却被一道汤饼难在当场。

阿史德向奔左看右看，左手边有张桌子，一位看年纪约在二十岁的华衣女子，和一位年岁刚及笄的微胖少女正在用饭，这两人面前摆了几样汤饼，看起来颇有些精致，远远闻起来香气扑鼻。阿史德向奔连忙道：“就这些，给我二人也来上一份！”

他说着话，便用手指向那一桌，可桌近臂长，他这般伸手，差点儿就点到对方的盘子上，微胖少女顿时怒目，停下筷子将一个大大的白眼翻过来。杨宁瞥见了，忙抱拳及胸，遥遥赔礼过去。阿史德向奔却未发觉，只安排店小二打问酒价。那微胖少女便饶过了杨宁，只将白眼球不停翻给阿史德向奔。

少顷汤饼齐全，摆上饭桌，眼望杯盘满满，阿史德向奔却是垂头一叹。此时此刻，本应是十几条汉子在此围坐得密不透风，彼此间筛酒抢肉、欢声笑语，可这些袍泽却尽在鹰嘴涧一战中丧命，尸骨无寻。当日在塞外哨台上，围坐篝火边，说好一同扬鞭南下，来看繁华长安城的那群人，如今只剩他孤独一个。

即便不去想该如何给长官、家眷交代，这好不容易用假招安告身骗回来的匣子，又在被绑赴盐矿中失落，不知被哪一个矿洞守卫私藏，深埋在坍塌矿洞下的何处。他一路费尽心机、斗智斗勇，结果仍是落得两手空空。谁说天无绝人之路？这分明是老天处处绝人生路！眼下这个局面，即便是到了相府，也是自投囚牢罢了，恐怕他就是百般祈求，也不过是晚走几天，与众袍泽在地下相聚的结局。

想到此处，悲从中来，阿史德向奔端起酒碗，用食指沾了酒水，向天地弹了两弹，祭奠死去的众袍泽，而后将酒碗举起一饮而尽。索性多过一刻便是一刻罢了。

他放下酒碗，对面杨宁笑着举碗敬酒。“向大哥，既然匣子是一模一样的，且把我这个给你吧！”

阿史德向奔一愣，迟疑着以为杨宁是为了让他开心，在开玩笑。

“托我之人让我把此物带给宰相，也没说非得我亲手交付，

既然两个匣子是一模一样的，大哥不妨先把我这个交上去，然后再雇了工匠慢慢找寻那一个的下落。”

阿史德向奔先按下杨宁敬酒的酒碗，点头道：“好兄弟，这……这可是给宰相呈物，先不论有什么赏钱，你能面见宰相，这就是别人一辈子修不到的机遇啊。届时你只要能有三两句话回答得体，他老人家一高兴，你这候补捕快越级升成一县的捕头、县尉，不过就是一句话的事情！这是你一辈子的富贵机遇，佛前磕破头都求不得！”

县尉这词入耳，杨宁心中又是一疼。为谋一个县尉官职，有人心动杀机，几次三番要谋他性命，最终害她与他阴阳相隔，而这县尉在长安城里，却不过是仅值一句话的毫末小事。杨宁摇摇头，给阿史德向奔筛了一碗酒，正色道：“向大哥，我在路上时，心里已经有了计较。荒村夜袭，你扑倒我避开偷袭，值多少富贵？矿洞里，你重伤之余用脚开弓，为我火箭照亮，又值多少富贵？若是我为了一点点富贵，看你深陷囚牢，那以后再遇到生死关头，还有谁为我开弓射箭？”

一碗酒端到阿史德向奔面前，道：“向大哥，人活一世，不只有富贵，更有朋友。”

一番话说得阿史德向奔咧了咧嘴，只觉鼻酸眼涩实在难忍，他连忙接过酒碗来仰头饮尽，伸手在脸上抹了两把，用力点头道：“长安城，连酒都辣得很！好酒，好兄弟，日后……日后……没说的，做哥哥的这条命，都是你的！”

两个少年筛酒对饮，心高气锐，将澎湃豪兴都化在酒中，自觉天地辽阔，尽在自己胸怀之内。可两人并不知道，高主簿的本意是让杨宁将匣子交到张九龄张相手中，只是一时疏

忽没有明说。而张守珪节度使交代阿史德向奔却非常清楚，匣子一定要亲手交到李林甫李相手中。杨宁自作主张的这一换，却是十足的张冠李戴，把本来应该给张相的匣子，递到了李相府中。

一念之间，沧海桑田；毫厘之外，参商流转。大唐的国运气数，就在这一换之间，悄然转变。

酒足饭饱之后，两人牵马来至平康坊外，远远就看见相府外排队等召见、递公文、送拜帖的各色人等，排出几十步远，身着绯色、绿色、青色官袍者出出进进络绎不绝。见两人站立坊门，有相府皂衣小厮迎上来询问，阿史德向奔将来意说明，这小厮转过身去比画几个手势，片刻后便有一位管家模样的人带着几名随从走过来。

阿史德向奔躬身行礼，递上过所、军牌。那管家将军牌拿在手里，先展开过所翻看，“堪合”的戳记便映入眼帘。

管家不动声色，先将军牌与过所捏在手里背在身后，缓缓发问道：“你从何处来？”

“回贵人，某从幽州节度使张大人帐下来。”

“哦，那张大人现在治所在何处啊？”

“在范阳。”

“这一路辛苦了，那你所呈何物啊？”

阿史德向奔踌躇一下，心中有些犹豫。虽然杨宁愿意将自己的匣子给他呈交宰相，但他并不想侵占杨宁的功劳，更想在宰相面前给自己这兄弟求个机遇。所以阿史德向奔心想的，是带杨宁一同进相府，在李林甫面前由杨宁来亲手将匣子呈上，所以从东市到平康坊这一路上，他都没开口主动向杨宁讨要